

择天记

FIGHTER
THE DESTINY

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

猫腻

第二卷

著

数寒星

· 124159
304
= 2

猫腻

著

择天记

第一卷

数
寒
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择天记. 第二卷, 数寒星/猫腻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ISBN 978-7-02-012724-5

I. ①择… II. ①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8680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
涂俊杰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92千字
开 本 890毫米×1290毫米 1/32
印 张 15.25 插页3
印 数 50001-55000
版 次 2017年4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7年6月第3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724-5
定 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

目 录

第一章——001

唐三十六今天刻意收拾打扮了一番，青衫飘飘，玉带系腰，手执折扇，面无表情，说不出的冷傲。

第二章——089

今天的天海胜雪很沉默，特别低调，给人的感觉特别古怪。因为他的家世背景决定了，他不可能低调。

第三章——173

苟寒食一声清啸，啸声里充满了愤怒与一丝无奈，他手里的离山剑仿佛繁花散开！

第四章——267

先前在草屋外的园里，借着星光，他看到了苟梅鬓间多了很多白发，同情之余，又多了很多担忧。

第五章——405

河畔的森林一片幽静，这时候忽然显得有些阴森起来。这边发生的事情，终于惊动了对岸的那些人。

第一章



唐三十六今天刻意收
拾打扮了一番，青衫
飘飘，玉带系腰，手
执折扇，面无表情，
说不出的冷傲。

1·朝阳前的少年们

天书陵在京都，京都便是大周的中心，也是人类世界的中心，甚至可以说是大陆的中心——无论南方诸势力，还是与人类结盟的妖族，都不得不承认大周的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，在诸多利益纠葛里做出很多让步。

只有通过大朝试的人以及极特殊的情况，才有进天书陵悟道的资格，所以大朝试是世间最重要的活动，比起三年或者五年才举办一次的煮石大会，更加重要。今年的大朝试依然在离宫举行。清晨时分，离宫石柱之前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，有卖瓜子水果的，有卖炊饼肉食的，也有卖板凳的，仔细望去竟是卖水的摊贩最多。京都百姓每年都能看一次大朝试，熟知规矩，大部分人都还在家里。此时聚拢的民众大部分都是来自大陆各地的观光者，可以想象当大朝试正式开始，所有人都来到离宫外时，那场面该是怎样的热闹。

参加大朝试的学生们自然要比看热闹的民众来得更早。离宫石柱前被隔离开了一片横直千余丈的区域，里面已经停满了各式车辆，熹微的晨光里，各学院的老师对着学生做着最后的叮嘱，还有些学生闭着眼睛在养神。

把这片区域与来看热闹的民众隔开的，是一条很长的黄色布幔，按道理来说，这条布幔绝对无法阻挡民众的热情，更无法阻挡摊贩们抢夺地盘的欲望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民众还是摊贩，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越过布幔一步。

因为有数百名官员和禁军神情严肃地站在布幔外围，更因为这条布幔的尽头，有一辆黑色犀牛拉着的车。大陆上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辆由黑犀拉着的车，那辆车里永远只会坐着一个人——清吏司的周通大人。

南方的学生们到得最早。长生宗所有山门都来了人，苟寒食等离山四子站在最前方，神情平静，晨光落在他们的脸上，晨风轻拂着他们的衣袂，说不出



的从容淡定，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。

圣女峰下辖的诸多宗派也都有弟子前来，慈润寺那个被唐三十六骂哭的小师妹，站在人群里，看着晨光里的离宫殿群，稚嫩的小脸上写满了紧张与惘然，一位师姐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微笑着说了几句什么。

一个穿着南溪斋外门服饰的少女微微皱眉，似乎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南溪斋分为内外两门，内门只有徐有容一人，外门的人数却不少，她被师门挑选来参加大朝试，自然要担起某些责任。

忘川之南，宗派之多难以计数，大多可以归在长生宗与圣女峰两系之下，这两系都属于南方教派，也可以算作同门。年轻的男女们站在一处，偶尔低声说些什么，身在异乡的新奇与大试将至的不安，被冲淡了很多。

唯独有数名穿着赭色长衫的年轻男子，站在相对远些的地方。这些年轻书生，来自传说中的槐院。

与南方学生相对，京都诸院以及通过大朝试预科考试的年轻学生们，都站在广场的东面，离朝阳略近，可以少承受些寒冷的西风。不仅位置要好很多，人数也要比对面多很多，看着黑压压的一片，根本数不清楚有多少人。

庄换羽神情漠然地站在天道院学生的最前方，天道院的位置又在所有人的最前方，其后便是摘星学院、宗祀所等青藤诸院。一片安静里，青曜十三司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少女们显得非常引人注目，其后则是那些通过预科考试的普通学生。

大朝试共取三甲，被看好的当然是那些学院及大宗派的弟子。比如天道院的庄换羽、离宫附院的苏墨虞、摘星学院的两名少年校尉、青曜十三司的一名师姐。这些年，南方宗派在年轻一代里独领风骚，自然更受关注，离山剑宗四子，槐院的那些年轻书生，被人们看作理所当然能够进入三甲。

人们更关心的是，谁能进入首榜。

就像人类修行历史一样，大朝试也分为大年和小年，今年很明显是个大年，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，要知道去年大朝试的首榜首名乃是神国七律的第三律，可如果他要来参加今年的大朝试，只怕连首榜都进不了。

今年，神国七律来了四人，槐院来了四人，圣女峰也派出了最有潜质的女弟子。京都方面，骄傲如庄换羽终于决定不再继续等下去，更有像天海胜雪这样的强者也决定不再等下去，要在今年的大朝试上展现光彩。只有妖族的年轻



修行者们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落落殿下在京都的缘故，没有派人来参加今年的大朝试，当然，这里也没有国教学院的那个憨厚老实的少年。

天海胜雪以前之所以没参加大朝试，是因为他当时尚没有通幽，没有信心战胜传说中的秋山君，拿到首榜首名。

是的，秋山君不参加大朝试，他对大朝试没有任何兴趣。庄换羽也同样如此。槐院的那些书生或者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，直到今年才来到京都。

大陆所有骄傲的年轻天才，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秋山君。可惜，今年秋山君依然没有出现。但他们不想再等下去，天书陵在那里已经等了他们数年时间，再不进天书陵悟道，很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修行生涯。

既然秋山君不参加今年的大朝试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最有希望拿到大朝试首榜首名的人有两个：苟寒食和天海胜雪。大陆各大赌坊的赔率，也是这样认为，槐院的那几名年轻书生和庄换羽，则被看好能够冲击首榜。

那个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名字，被人们刻意遗忘，谈论大朝试的前景时，也很少提到那座学院的名字。

仿佛是为了证明人们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，各大赌坊为大朝试开出的赔率名单里，那个名字始终排在最后，赔率高得匪夷所思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昨天夜里，大朝试首榜首名的赔率名单发生了剧烈的波动，那个名字的赔率不断下降，最后竟排到了第四位。

今年的大朝试强者云集，可以说是十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届，而且有无数的谈资，比如那座学院和那个人。但依然有些遗憾，万众瞩目的秋山君和徐有容还是没有来参加。世人皆知他们绝对有资格破例随意进入天书陵悟道，可如果他们也来参加，那就太震撼了。

没有人知道，秋山君为什么不参加今年的大朝试，就连苟寒食这些与他最近的师弟都不知道。按道理来说，以他的实力境界，前几次的大朝试都应该参加，人们一直以为他是想等着与师妹徐有容一同入天书陵参详悟道。人们本以为徐有容会参加今年的大朝试，没想到她不来，所以秋山君也不来？

徐有容为什么不来？因为青藤宴上的提亲，还是因为祖父替她定下的那门婚约？

便在这时，一辆马车通过黄色布幔，来到场间。离官前的人群里响起议论之声，有人认出了从车上下来的那些人的身份。



那个走在最后面的少年，就是最近让京都风雨不安的陈长生。那少年看着如此普通，居然就是徐有容的未婚夫？就是这个少年，要拿大朝试的首榜首名？

无数双目光落在陈长生的身上。他仿佛毫无察觉，按照辛教士提前告诉的那些规程，拿着名册与相关文书报名，然后站到划分给国教学院的位置上。

大朝试的事务工作，都是由教枢处负责处理，位置自然也是教枢处排的。国教学院的位置在最前面。比天道院还要前。迎着朝阳，无比显眼。

无论是看热闹的民众，还是对面的南方青年们，可以很方便地看到他们。万众瞩目，很是方便。

场间出现了片刻安静，所有人都望向国教学院的那三个少年。然后哄的一声，无数议论声起。

听说那少年连洗髓都没能成功，居然要拿首榜首名？这是在说笑话吗？那个年轻人就是汶水唐家的独孙？唐老太爷在他身上砸了多少钱？那个蛮里蛮气的家伙是谁？才十三岁？原来是个妖族的笨货啊。

国教学院的位置被安排在最前面，最恼怒的自然是天道院的学生们。自从十余年前国教学院破败之后，天道院便是青藤诸院里毫无疑问的领袖，谁承想往年的位置，今年居然被国教学院夺走。庄换羽没有说什么，一个天道院的学生斥道：“今天居然也迟到？”

唐三十六今天刻意收拾打扮了一番，青衫飘飘，玉带系腰，手执纸扇，面无表情，说不出的冷傲。他理都没有理那个曾经的同窗，轻摇纸扇，正觉潇洒之时，忽然听到旁边传来打嗝声。

他有些恼火地转过身去，以扇掩鼻，望着轩辕破说道：“让你别吃这么多，你偏不听，剩鹿肉有啥好吃的？”

轩辕破揉了揉胸口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听说大朝试有时候要考三天三夜，还不给东西吃，这多可怕。再说了，虽然最近天寒，但那些鹿肉已经放了两三天，再放三天不得放坏了？浪费东西不大好。”

听着这番对话，近处的那些学生们脸色变得极其精彩。大朝试在即，国教学院的这两个家伙，居然还有心情讨论这些问题？

陈长生没有心情讨论这些。此时被无数人看着，他却觉得有些孤单。孤单中他突然发现有人没有看自己。那是一个少年。那个少年站在摘星学院的队



伍里，却没有穿摘星学院像极了军服的院服。

天气如此寒冷，那少年却只穿了件单衣，甚至还把袖子都卷了起来，小臂露在寒风里。

此时，离宫前所有人都在看陈长生，那少年却看着远方正要跃出地平线的朝阳。人海之中，那少年显得特别孤单。

2·文试开始

那个少年有些瘦，但绝对不瘦弱，单薄的衣裳下，仿佛隐藏着很多力量。他眯着眼睛，看着东方初升的朝阳，有些向往，又有些畏惧，不敢接近，所以有些刻意的冷淡，就像陈长生对繁华人间的态度一般。

朝阳渐渐上行，突破天边那层薄云，终于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。所有人依然看着陈长生，议论纷纷——听说他洗髓都没有成功，凭什么拿大朝试的首榜首名？

苟寒食微微挑眉，觉得今日的陈长生比那天在神道上见着的时候有些不一样，却看不透发生了些什么变化。

茅秋雨自然不会与普通师生一般排队，坐在离宫里的观礼台上，他看着远处的陈长生，心里想着，居然洗髓成功了，但怎么感觉他有些奇怪？

陈长生正想问问唐三十六可否认得摘星学院队伍里那个孤独的少年，辛教士已经走了过来。

“一定要赢啊。”辛教士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道。

陈长生有些不理解，前些天辛教士连着去了数次国教学院，都没有说这样的话，只想着替他消解压力，为何今日大试在前，他却如此说。

“我把全副身家都买了你赢。”辛教士看着他说道，“如果你今天拿不到首榜首名，明天记得去洛水替我收尸。”

在这种局面下，陈长生如果拿不到首榜首名，最受影响的并不是国教学院，而是为国教学院背后撑腰的教枢处。教枢处如果撑不下去，辛教士自然再无前途可言，既然如此，他用全部家产买陈长生赢，自然很有道理。

陈长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唐三十六说道：“难怪昨天夜里赔率的变化如此之大。”

金钱方面的活动，汶水唐家向来不甘人后，虽然说不在乎大朝试赌局这点小钱，但盯得还是相当紧。

辛教士说道：“如果只是我这点身家，哪里能够影响到大盘的赔率？”

他们望向离宫里的观礼台，望向国教学院最大的靠山。在那里，主教大人梅里砂微微眯着眼睛，根本看不出来是睡着还是醒着，没有人知道，他把多少钱押在陈长生身上。同样没有人知道，坐在他身边的莫雨，在陈长生身上押了多少钱。

是的，莫雨姑娘认为陈长生能够拿到首榜首名，虽然没有特别把握，但她就觉得他能行。

大朝试分为文试、武试以及对战三场，没有先后顺序，每年临时决定。今年大朝试首先举行的是文试，五天前规程出来后，很多人都认为，这是教枢处对国教学院，准确来说，是对陈长生的照顾。

文试将在离宫昭文殿举行，在开始之前还有些时间，辛教士压低声音，抓紧时间给国教学院的三个少年介绍与他们同场竞技的那些对手，虽然前些天他便把相关资料送到国教学院，但只有这时才能把人与名字对应起来。

听着介绍，唐三十六的神情变得越来越冷峻，陈长生还是那样沉默。今年来参加大朝试的强敌太多，还有一些高手用别的身份报名，或者此时正隐藏在某些宗派里，这些人现在都把国教学院和陈长生当作目标，他们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便在这个时候，人群里隐隐传来骚动，很多人踮起脚向远处望去。陈长生等人回头，只见一座辇从离宫深处，沿着那条笔直的神道缓缓行来，十余位侍女在辇畔沉默跟随，李女史走在辇的最前方。

在无数人的注视下，那座辇经过石柱来到场间，停在国教学院的位置上。

落落从辇上走了下来，对着陈长生恭敬行礼：“见过先生。”

人群一片哗然，准备参加大朝试的学生们更是一阵骚动，尤其是最近才来京都的，只听说过那个传闻，直到此时才知道那个传闻竟然是真的，落落殿下竟是真的拜那个叫陈长生的少年为师！

那少年既然是殿下的老师，想必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很多人这样想。但要拿首榜首名，依然不可能。



槐院那几个年轻书生看着国教学院的方向，神情冷漠。庄换羽目视前方，仿若无察觉，衣袖却在微微颤抖。国教学院对面的苟寒食等人，对落落行礼。陈长生提醒落落，落落转身，对着那边微微点头，便算是回了礼。

“你过来替我们助威？教宗大人同意了吗？”陈长生看着她关心地问道。

“先生，我是国教学院的学生，当然要代表国教学院参加大朝试。”落落想了想，补充道，“教宗大人已经同意了。”

二人对话的时候，没有刻意压低声量，落落清脆的声音在离宫前的广场飘着，传进每个人的耳中。场间一片哗然！

庄换羽再也忍不住，转身望去。槐院的那几名年轻书生微微皱眉，似乎有些不喜。准备参加大朝试的人们都被这个消息所震惊，哪里愿意接受。只有苟寒食等离山四子，神情平静如前，没有任何变化。

很多人都很困惑，或者不满，但最先敢于对此提出异议的，还是离宫附院那位最讲规矩、最木讷的苏墨虞：“殿下如果要参加，这还怎么比？”

主教大人睁开眼睛，在寒风里紧了紧神袍，淡然说道：“殿下只参加，不算名次。”

众人闻言怔住，此时才想明白，如果落落殿下坚持要以国教学院学生的身份参加大朝试，他们这些人以至他们的学院、宗派，本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拦，此时得知殿下不占据三甲的名额，还能有什么话说？

无话可说，时间继续流逝，随着离宫深处传来一声清脆的钟鸣，大朝试正式开始。

数百名年轻男女站在昭文殿前，晨风吹拂着他们的衣袂，朝阳照着他们青春的脸。各学院、宗派的长辈，都已经离开，只剩处于紧张中的考生。

国教学院方面，只有轩辕破很紧张，当初参加摘星学院入院考核时，他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自己的短板。这几个月在国教学院里虽然被陈长生带着读了不少书，但想着马上要面对那些密密麻麻的墨字，他便觉得呼吸有些不畅。

“时间最重要，能答就答，不会答的不要想，直接过。”唐三十六对他说道，“三场考试是连着的，文试之后马上就是武试，文试成绩再好，过不了武试那关，就登不了对战台，最终没有任何成绩。”

轩辕破点点头，心想只能这么办了。陈长生知道唐三十六也是在提醒自己，不要在文试上耽搁太多时间——他能不能通过武试，是最值得担心的事情，至



于文试的成绩，没有人会担心，看昭文殿前人们的目光就知道。

很多人此时依然在看陈长生，只不过不像以前那样，眼光里已经没有了质疑或嘲笑，只有隐隐的嫉妒以及各种复杂心理的佩服。

经过青藤宴上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一战，又有青云榜换榜时天机阁的点评为证，再没有人质疑陈长生在学识方面的能力。人们震惊地发现，在苟寒食之后，年轻一代里终于再次出现了一个通读道藏的怪物。

没有人相信陈长生能够拿到首榜首名，但所有人都承认，在文试这个环节，他绝对有能力向苟寒食发起挑战，拿到最好的名次。大陆各大赌坊为文试单独开出的赔率也证明了这一点，他的赔率只排在苟寒食之后，高居第二。

第二道钟声响起，考生入场。昭文殿极大，数十道门同时开启，在国教教士与清吏司官员鹰隼般的眼光注视下，数百名年轻人鱼贯而入，不知道稍后谁会化身为龙，谁会游进大周朝的鱼篓，又是谁会凄惨地被鹰隼从水里叼走。

静音阵开启，昭文殿自带的避风廊垂下帷幕，只有清光可以入殿，风雨与嘈杂的噪音都不能进来。

殿内地面极阔，摆着数百张席案，依然不显拥挤，很是清旷。每张桌案之间隔得极远，即便洗髓之后目力再好，也很难偷窥邻桌的答案，更不要说场间至少还有二十余名通幽境以上的教士不停巡视。

教士分发题卷，考生们开始翻阅，哗哗纸声响起，汇在一处，仿佛一场大雨落下。

有人没有翻阅题卷，而是开始磨墨静心，比如天涯胜雪。有人则是百无聊赖地发呆，比如落落，反正她的成绩不算数，自然懒得费神做那些题目。不一时，有位教士走到她案前，恭恭敬谨行礼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她便起身，随那位教士离开，应该是去偏殿休息去了。有人则是闭着眼睛开始养神，比如陈长生一直暗中注意着的那个单衣少年。有人则是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想翻卷子看两眼就看两眼，想磨墨就磨墨，想看看自己感兴趣的人就看看，想闭眼养神就闭眼，觉得有些渴便伸手向教习要茶水，觉得有些困就揉揉眼睛，这才是把今天当成寻常，比如陈长生和苟寒食。不刻意平静才是真正的平静，才代表着自信。

第三道钟声响起，考生开始动笔。陈长生提笔，未落卷，看着卷上那些墨字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他落笔开始行卷。不远处，苟寒食也开始了答题。



3·最后交卷的两个人

笔在雪白的纸上行走，就像人在沙漠里行走，时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时而无声无息。

昭文殿里仿佛瞬间多了很多棵桑树，养了很多蚕。陈长生握着笔，认真地解答着卷上的题，一笔一画，认真到有些拘谨。

因为拘谨，看着便有些紧张，实际上他的心神很放松。自幼读过的无数文章，像风里的落叶，在他的脑海里不停掠过，看着题目，他便从落叶里轻轻摘下一片，照着抄写便是，哪里需要做长时间的思考——需要思考才能得出结论的题目，暂时还没有出现。已见的数张试卷里，还没有超出道藏范围的知识考核，出题目的教士，暂时也还没有展现出超过无数前贤的智慧。

不远处的苟寒食，搁下笔揉揉手腕，然后继续行卷，神情平静放松，仿佛是在离山书斋里温书做笔记一般。

昭文殿内一片安静，只能听到翻阅试卷和书写的声音，偶尔会听到一两声咳嗽，那代表着紧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有人提前交卷。

当然不是苟寒食，也不是陈长生，他们的笔刚刚落到纸上开始书写，作为文试最被看好的人，至少得把所有的题卷全部做完吧。

最先交卷的也不是轩辕破——文试不存在淘汰，如果真的不擅长，干脆直接放弃，唐三十六是这样对他说的，这也是很多学院老师或宗派长辈对弟子们说的话，这便是所谓经验——如果稍后武试和对战表现极好，哪怕完全没有文试的成绩，一样有希望进入三甲。

提前交卷在每年的大朝试里都很常见，但今年有人提前交卷，依然让人们感到非常吃惊，因为现在时间还太早。最先交卷的人，正是陈长生一直留意的那个单衣少年。那少年连卷子都没看，更准确地说，当题卷刚刚发到他的桌子上，他便起身，拿着题卷向主考官走去。这和弃考有什么区别？这就是弃考。

往年大朝试里，即便有很多像轩辕破这样的人，秉持着前辈和师长们传授的经验，会直接放弃文试，但总会想着要给朝廷和国教留些颜面，至少会在考场上熬过半个时辰之后再交卷。那少年却是毫不犹豫，一开场便直接弃考，显



得完全不懂人情世故。考生们看着他的背影，很是吃惊，也有人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。想着考官对于这样的考生，就算不会当场发作，也不会留下任何好印象。

那少年走到主考官的座席前，将题卷放到桌上。那沓厚厚的题卷，自然是空白的。由朝廷和国教派出的数名主考官盯着这个少年，沉默不语，气氛有些怪异。

一名教士打破沉默，寒声说道：“你确认要交卷？”

那少年容貌清秀，最大的特点便是一双眉毛很细，很平，看着就像是一条直线，偏偏并不难看，只是显得有些冷漠。听着教士的问话，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，问道：“不行吗？”

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细眉微微挑起，显得有些厌烦，似乎非常不喜欢和人做交谈。

那位教士微微皱眉，有些不悦地说道：“按照大朝试的规矩，提前交卷自然是可以的，不过……”

没有等教士把话说完，那少年说道：“我交卷。”语速依然很慢，语调依然很平，情绪依然很冷，表达的意思很清楚，意愿很坚定，那就是，没有什么“不过”。

教士看了眼空白的题卷，不再多说什么。另一名主考官厉声训斥道：“你已经进不了二甲，但凡有些羞耻心，也应该感到惭愧，居然还表现得如此得意，真不知道你的师长是怎么教的你！”

那少年依然面无表情，没有回答这句话。他没有师长，他来参加大朝试，只是为了参加对战，他要打败所有人，尤其是那个白帝城的小姑娘。他再次告诉自己，自己才是最强的，至于大周朝廷和国教评选的首榜首名，他根本不在乎。

稍后，有人带着少年离开昭文殿，去武试的场地。殿内数百名考生看着少年渐渐渐远，眼神有些复杂。苟寒食隐隐猜到少年是谁，神情变得有些凝重。庄换羽微微挑眉，神情依然平静，眼睛深处却有些不安。

半个时辰后，陆续有考生交卷。那些考生被官员带离昭文殿，沿着离宫里的神道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便来到了武试的场所——朝阳园。

朝阳园是离宫东面一大片园林，春和景明之时，无数片草地绿得如茵如海，无数树木带着幽幽森意，晨闻鸟鸣，暮观曲水，风景极为美丽。此时寒冬刚过，春意初至，草地微黄，但景致依然很是迷人。



大朝试的真正意图是什么？替国教和朝廷选拔人才，为天书陵悟道设置门槛？是的，这些都是，但大朝试最终的目的，是要挑选然后培养出越来越多、真正具有天赋的年轻人，为与魔族之间的战争储备后续力量。

魔族的单体战斗力太过强大，人类和妖族只能靠着数量的优势，才能苦苦抗衡。从千年之前开始，人们便意识到，只有培养出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绝世强者，才能在这场战争里，获得真正的、压倒性的优势。

在修行的漫漫道路里，通幽是最重要的那道门槛，只要过了这道门槛，便会成为人类世界关注的重点，但年龄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值。一个三十岁的坐照上境，对于人类世界的重要性，远远不如十三岁的坐照初境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，不然就算你八百岁的时候，终于进入了聚星境，却已然油尽灯枯，再也没有可能进入最高的那些境界，这对这场与魔族之间的战争有什么意义？

所以，就像天机阁颁布的天地人三榜一样，大朝试最看重考生的潜力与天赋，看的是将来。天赋与潜力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一回事，只不过后者比前者要多一些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因素，合在一起，表现出来的便是能力。

武试，便是大朝试实现自身目的的最直接的手段。

徐有容、落落这样的天才，她们拥有的血脉天赋是天生的，不需要也无从考查，但能力可以被考查。首先是神识强度，这决定了考生定命星的远近，决定单位时间内修行的效率。其次是真元数量，这关乎考生的勤奋程度以及对天地的感知效率。

考生们在官员的带领下，走过朝阳园，来到最东面也是最深处，他们没有看到最早交卷的那个少年，只看到了面前约两人高、被修剪得极为平整的冬青灌木丛。有些京都考生知道这片绿意盎然的树林的来历，才明白今年的武试竟然是这样的内容，不由在心里发出无声的哀叹。

不提准备参加武试的考生面临着怎样艰难的局面，昭文殿里的文试还在继续，有的学生咬着笔尾，脸色苍白，仿佛随时可能昏倒。有的学生在寒冷的初春天气里，竟然汗流满面，身上冒着淡淡的热气，场间气氛格外压抑。

——今年的文试题目太难，涉及的知识面太多而且太深，远远超过前些年。再如何绞尽脑汁，终究人力有时穷，不断有考生在与出题者的战斗里败下阵来，提前交卷，然后，昭文殿后不时会传来哭声。